

列子 一

			三	三	漢
			三	六	書
			九	六	門
			五	七	
四	九	五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三	漢
			三	六	書
			四	七	
三	二	四	七		
冊	函	架	號	類	

道家序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67
冊數	全 (1)
函號	311 232

311-232





藏書

列子序

淺草文庫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

劉正與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

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始周從疾用兄正宗

輔嗣皆好呼教集文籍先并早教得仲宣家

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

録奇書及長丁文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

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並有所載而

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

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所希有者各各

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賈音擠其祖玄父

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

南僅音觀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

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

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

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

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

以疑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畧反物自喪息浪反生

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

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鳩反順性則所之皆適

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

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

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冲虚真經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圉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
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虚真人其書改題曰冲
虚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
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
至德二字號曰
冲虚至德真經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也下同。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

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

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書可

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

穆音公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

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

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

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

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

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



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註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

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所記故也

居鄭圃

音布鄭有

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

同於不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

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國不足年將嫁於衛而自家

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

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莫侯人吾側

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

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不生生物而不可

化今存亡不化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

者固生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生者不能

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

得不生不得故常生常化者涉於有動之分常

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亡復往理無

也問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

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不生者疑獨主豈可

實而驗哉疑其冥不化者往復音服後不其

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黃帝書曰

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

故謂谷神本自是謂玄牝一毗忍反老子有此

無主故曰不死無影無逆無遠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

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

名故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

故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

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

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向秀注曰吾之

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

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

自化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

若使生物者亦生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

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

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謂

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

能官天地而府萬物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

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夫有形

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

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

瞻羣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

陰陽以統天地

者生於無形

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

瞻羣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

陰陽以統天地

者生於無形

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

瞻羣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

陰陽以統天地

者生於無形

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

有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
 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則天地安從生
 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無所從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而自然生
 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太易者未見賢遍反注
 變化之相因襲也
 同氣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
 成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太始
 也陰陽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
 者形之始也品物流形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真氣形質具而未相
 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故曰渾
 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音論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魂淪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力智反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
 去也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
 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
 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易變而為一
 萬化宗主真一而不變者也
 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變而為七七
 氣特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為七七
 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
 九不以次數者全舉

陽數領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

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復反而為一

蓋明變化往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復無窮極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耳此一冲和氣者

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

生和氣和而為人生人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

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備也故天職生

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

各有所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

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

若温也則不能涼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若宮也則不能商

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

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

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

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

道熏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
則殊塗融通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
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故
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
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
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
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
於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
形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生之所生者死
矣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
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

嘗甘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
之夫盡於一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形者皆隨
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皆無為之職也無
效而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無
故之故能為萬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
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
能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
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以生

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得名而此無名也

老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撻音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

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此過友古則極一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養卒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

實當種章勇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也

若蠅為鶉事見得水為蠶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

也生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

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蠅蟻之衣

衣猶蓋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則為陵鳥此隨

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此合而

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

之本其末散化為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化而為蟲

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其名曰駒音

掇丁括反駒掇蟲名○此駒掇千日而死化

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為食醯許方反若酒上頤輅怡上

下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音呪頤輅黃輓皆蟲名食

醯黃輓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九猷生

乎瞽茂謀二音芮音蚋小瞽芮生乎腐音漸蟪音權

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臯馬

血之為轉鄰也說文作鄰又作鄰皆鬼火也

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鷓之為鷓鷃

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

鼠之為鶡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

老踰音俞之為獲也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

自然者也曹爰上蟬下袁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曹音

海經云曹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河澤之

鳥視而生曰鴟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

而風化純雌其名大罍純雄其名穉古稚蜂

司馬彪云稚蜂細罍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已
子也○罍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
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思士不妻而感恩
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而孕

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鴉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

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今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

奚比毗音乎不苟此異類而相親比也父竹生青寧因於林藪

而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地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

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

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

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

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

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

形動不

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

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

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

通影響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恃無

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形必終者

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

固無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

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

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

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道終乎本無始進

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乎本不父父當為有無始故有生則復於不

生有形則復於無形虛自然之數也不生

者此不生者先有其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

無生無滅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非本無形者

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

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

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

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

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畫其終

惑於數也

畫亡也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

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

真宅

真宅太虛之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

根我尚何存

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形骸陰陽之

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

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嬰孩也少

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

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

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

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

期行乎郕

音成魯邑名

之野鹿裘帶索

先各鼓琴

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

音洛下同

何也對曰

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

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樂

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男女之

別

反彼列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

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

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

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

也者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

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於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

反下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

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

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

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勤不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

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

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

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

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遊外同子貢倦於

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虧矣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

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壙墓畢音畢如也

宰如也壙如也壙如也音壙形如鼎

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音異則又音隔

曰死為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

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

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

之息也莊子曰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死晏子曰

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

惡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恒懷

也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死也者德

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之徼音也德者得也徼者歸古者謂死人為

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

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

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

此言假託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

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

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矜巧能脩名

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

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不免於

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

所去丘呂反注同口以生死為瘖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

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

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

將何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莫

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

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

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事之破礪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周殘方欲

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

粥音熊周文王師封於楚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

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所壑之義孔子曰

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

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

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故

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周殘方欲

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

粥音熊周文王師封於楚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

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所壑之義孔子曰

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

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

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故

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謂生潛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

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亦如人自

世音生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

世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

有精麗者新故相換猶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不可識况妙於此者乎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

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

憂喻積惑爾深何能相喻也

曰天積氣耳

可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六一

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

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

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

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

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况乃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

傷其人曰柰地壤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

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音蹈皆踐踏之貌

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

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

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

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

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

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

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

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

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

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

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

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

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

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

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

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

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

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

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

而我皆即之情無彼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

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

所有而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

况無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

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也蟬蛻耳若是

汝有則男女多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天地強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

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疆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

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

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

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

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作攘自此以往施

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

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

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

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

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

音熙哀痛之聲

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

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凡土出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

雲雨之滂

普浪反

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

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

自生自有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

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

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

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

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

形况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

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

力智

也認

音仞而有之皆惑也

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
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
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
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
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
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
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
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遺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冲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冲虚至德真经卷第二

列子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

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

隨世而喜耳

養

正命

正當為性

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

本又作顏色

色奸

古旱反

黥音每諸書無此字

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

足以養性命祗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竭聰明進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

肝黥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黃帝

乃喟然讚曰讚當朕之過淫矣淫當養一已

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

自全天下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官寢去直侍徹

鐘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

形心無欲則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

不可以情求故寄之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

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不知斯齊國幾居

反千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

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其國無帥

所類長丁丈反帥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

然而已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

天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

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

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

擿音倜無疥癢餘兩反疥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疥首疾夏時有癩疥疾鄭玄云疥酸削也說文云疥疼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衿懼義例詳於下章

疥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

霧不硌五蓋反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

骨音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

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悟然自得召天

老力牧太山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

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

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

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

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

之國而帝登假假當返百姓號戶刀反之二百餘

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

海經山

上有神人焉

疑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不既

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

心如淵

上字讀為深

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俚

反愛也

不愛

不俚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俚愛隱俚也

字林云俚仿佛見不審也

也

芻狗萬物恩無所偏俚音隱俚

仙聖為

之臣

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

畏威

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

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

愆本又作蹇去言反○愆

蹇之也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

若順風

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

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

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

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

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尹生聞之從

列子居數月不省

息井反

舍因問

問音

請斬其

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

音墜怨也

而請辭列

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

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

本作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

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

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居將告汝姬居

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

怨藏情者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

利害庚當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

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習懷內

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

寄笑七年之後從音縱心之所念庚無是非

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

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九年之後橫去聲

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

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
 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
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
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
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
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
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而後眼如耳耳如
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
 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
 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
 言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
口各有攸

司今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
 鼻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
 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
 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粹
 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
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履虛乘風其
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可幾音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
 子問關尹關今尹喜字公曰至人潛行不空
一本作室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
不以實有為闕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

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

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

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

如居魚語魚當作吾女音汝凡有貌像聲色

者皆物也物以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

與物何以相遠千萬也向秀曰唯無夫奚足

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

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音作臧作乎不形而止乎

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夫

得是而窮之者焉於處得為正焉窮其終始

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

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泥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

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

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壹其性養其氣一本

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作真

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夫若是者其天

闕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欲音綏物奚自入焉自然之

則形神全一憂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

患奚由而入也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食陵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麤以明至

反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是故選音忤遇也一

欲見而見曰選於義物而不懼音忤遇也一

頗迂莊子亦作選向秀曰醉故失

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其所知耳非自

然無而况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

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

外故曰列禦寇為于偽伯昏無莫侯反人射

引之盈貫盡弦措杯必回水其肘上手停審

不發之鏑矢復杳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當是時也猶象

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木偶人形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

日象人形理而不能不非不射之射也射而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在外懸垂在外

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

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下潛黃泉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

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今汝怵

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目之志爾於中

丁件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

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肥又作肥皆

毀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

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

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為戲

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

垆外

垆郊野之外也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

更當中

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

反

窘奇隕反

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

胡可反

畚音本蕘籠也

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

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

苦括反遠也廣也

視顧

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

不聃之

聃奴革反方言云楊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聃聃耳目不相

信也既而狎侮欺詒

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

攬攬胡廣反方言今江

東人亦名推為攬又音晃撻打也

秘秘蒲結反方言凡相推

也烏駭反

揆揆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

扶閉揆音烏待

亡亡音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

愠容而諸客之技單

單音丹盡也

憊蒲介反疲也

於戲

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

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

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

一本作揚飛鳥

餘亮反猶颺物從風也於地肌音骨無礪音范氏之黨

以為偶然未詎怪也扶反因復扶反指河曲之淫

音隈鳥恢反水曲也一本作偶曰彼中有寶珠音泳音誅音潛

也行日可得也水底潛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

果得珠焉眾昉昉分兩反或同疑子華昉令

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

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

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

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

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

其愚我也子其壘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

道商丘開曰吾亡亡音道雖吾之心亦不知

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

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

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

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

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

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偽食音嗣下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孳尾牡牝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呂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

反姓名丘園

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

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
 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
 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干偽其殺之之怒也。殺以
 致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之怒也。
 也。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
 以怒而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殊
 而愛媚我，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
 順之故也。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
則反必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
 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
 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
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顏回問乎仲尼曰：
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
 舟若七刀反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者
 曰：游者

可教也善游者數也色據反術也注同能向秀曰其數

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六所

反莊子操之者也謾起也向秀曰吾問焉而

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譖音衣與諛同歎聲也吾

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

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

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

數能也忘水也亡水則無乃若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

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神明所居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以

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摳

藏摳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拳

者巧以鉤銀銅摳者憚待汗以黃金摳者

昏昏音昏方言迷昏也互有所投者巧二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拙本作內

唯忘内外遺輕孔子觀於吕梁在今彭城郡

重則無巧拙矣水曰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鼈之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

作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

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

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

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

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

入與汨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汨伏而涌出者汨也借出齋汨者水迴入

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知謂之命也仲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於禹悽音縷痾悽也

承蜩音條一本猶掇都括反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占累罔

音九司馬云謂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

累九於竿頭也向秀曰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音纍三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吾處也若繫株駒繫本或作擲

文作身木也李頤云繫豎也株駒亦枯樹吾

執臂若槁空好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

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

載言其上

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

也上海之人有好

呼報反

漚鳥者每旦之海

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

音數而不止

和心

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

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

故曰至言去

丘呂反

言至為無為齊

在詣反

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為都忘

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大人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

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大人明夫

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

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

未以明本耳

趙襄子率

所律反

徒十萬狩於中山

火

日藉在夜

芴藉草不剪曰芴

燔

音煩也

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

疾刃反

上時掌反

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

經涉者襄子怪而留

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

之徐而察

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
 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
 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襄子曰而嚮之所
 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
 也不知之極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
 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
 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
 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剗音心去智

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剗
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
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
 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疆欲為之者有不
 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
 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
 物竒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
 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
 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
 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
 無傷殘履危險而無巔墜萬物靡逆其心入

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
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
陽虛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
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
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
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
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
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
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
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
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有神巫男曰
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女曰
曰巫顏師古曰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
巫覡亦通稱

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

鄭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列子

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

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壺子曰吾與汝無其

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衆雌而無雄

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

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

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
有感而後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必信
和者也音同

既

矣夫故使人得而相反悉亮汝向秀曰元其一

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譔譔音子之先生死

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司馬云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罪本作乎

不譔音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

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

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

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

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

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

而順時無極耳豈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

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

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

列子卷三

三

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

而覆載則名利許慎注淮南子而機發於踵云機發不旋踵

郭象曰常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

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

以不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向

曰居太冲之極皓然泊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衡平也鯢音旋音桓音也一之潘音

本作為淵音止水之潘為淵大

魚也桓盤桓也蟠河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

也蟠聚流水之潘為淵濫咸上聲爾雅水之潘

為淵沃沃烏僕反水泉水之潘為淵沈音軌

從旁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水決水之潘為

淵音牽水之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水

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

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
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
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
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
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嘗又與來明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
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
猗於危反移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况然無所係因以為茅音靡靡崔譔云因以為波
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頽靡向秀曰變化頽靡
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
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
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為于偽其妻爨秀曰遺耻辱向
事之近務也食音嗣豨呼猪作豨如食人向秀曰忘
於事無親向秀曰無也周琢本作琢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份音紛然

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已故不敢遂進遇伯

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

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

皆敬下之也位反餉也○人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謀音

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者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而整西子

反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

食音嗣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

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溥其為權也輕而猶若

是郭象曰權輕利溥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郭象曰權輕利溥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而况萬

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彼將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

望利薄任重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

善觀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

處此皆無所懼苟違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履履九遇反關西滿矣歸之伯昏瞀人北面

而立敦敦音頓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

出賓本作儻導也必忍反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

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

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

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

背理而感物求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象

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

乃感物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且必

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已

之易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相啓悟也彼所

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

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

又不與老子同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

可一

言一

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

也者楊朱不答至舍進涓

涓音管莊子作盥 漱 音中

櫛

壯乙及 脫履 本作履

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

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

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

音閑下同

是以不敢今夫

子間矣謂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

許唯反

而盱

盱

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而

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

大白若辱盛

請

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蹙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

客舍也

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煬 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

纂錦貧人

者避竈

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

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楊朱過

音戊 宋東之

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

與虛已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

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

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

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以安也

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

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

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

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

舉持其自持既無分焉粥余六子曰欲剛必以

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

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

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

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

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

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

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

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

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

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

獸心，以狀而見親矣。隼角分牙布爪

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

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

媧皆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

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

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

垂胡曼頰，解頰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

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

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音黃帝與炎

帝戰於阪蒲板反泉之野音師音熊羆狼豹驅虎

為前驅鷓鴣鳥一本鷹為旗幟幟音熾自

獸勇鬪此以力使禽獸者也音堯使夔典樂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

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

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

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

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暇智於人

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

居則有群行戶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

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

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帝王之時始驚駭散

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

物亦知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解

六畜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

鱗之宗

鳳毛羽之長爰遠蛸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
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
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
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
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
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
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蛾一
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宋有狙公者

好養狝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羣

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

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

已也

馴音唇

先誑之曰與若芋

音序芋栗也

朝三而

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

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

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

省姓紀名消子為干偽周宣王養鬪雞十日

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

而自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李頌云應響鳴顧影

行○接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

敵而必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

矣至全者更不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

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惠益

阿浪反○惠見賢遍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

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

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

於此使人雖勇刺七亦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丁仲反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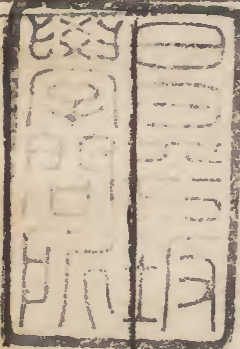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

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
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
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

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
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夕三卷二

三十一

--	--	--	--	--	--	--	--	--	--

